

## 楔 子

這是一株帶著神祕色彩的桃花樹，從沒人知道這株桃花樹在此經歷了多少春秋。

相傳這株桃花樹裡住著桃花精，不管男女，想知道自己心愛的對象是不是適合自己，只要在桃花盛開的時候，於子時帶著一個紅色的小甕瓶前來，在甕瓶裡裝半瓶山泉水，並在泉水中放進對方的一根頭髮及一朵桃花，以紅布封甕，對著桃花樹雙手合十誠心祈願後，把甕瓶埋在桃花樹旁的土裡，七天之後再把甕瓶挖出打開查看，桃花花瓣完好無損者，代表對方是個好對象，反之則非。

一直以來，多數人皆視為無稽之談，但春夜裡總有相信傳說的人前來埋甕，直到有一日，傳出了恐怖的謠言。

有太多人因為這無稽的謠言前來殘害桃花，硬生生的把桃枝折下、把桃花摘下，所以桃花精大發雷霆，橫生的枝樞突然像活物一般延伸，像張牙舞爪的異獸般將想折下桃枝的人拋飛，並響起一道陰森的聲音喊著，「滾！」

由於祈願的時間得在子時，自從有了這個恐怖的傳言後，再也沒人敢到桃花樹下摘花祈願了。

一名男子在謠言盛傳的時候，於子夜來到了桃花樹下，對著桃花樹說：「怎麼樣？把戲玩不成了？」

「你竟操控我的桃枝將人趕跑？」一名男子由桃花樹中幻化而出，出言指責。

「此為寶地，你本體在此，脫離塵世、遠眺碧空，數百年修煉早已仙骨具備，何不成仙，還要在此玩弄凡人姻緣？」

「成仙？多無趣。」

男子淡然而笑，給了誘惑，「成仙之後，你便不再受本體所縛，可以雲遊四海，盡覽群山。」

只是，雖可離開本體，但本體亦不能受損，否則本體傷、你亦傷，男子在心裡補了一句。

「你沒騙我？我已修煉數百年，仍離不開本體方圓百里。」

「我是仙，不騙『人』的。」

「好，我信你。」

男子大喜，他的養成計劃……不，是點化，他點化桃花精已經完成第一步驟——誘拐……不，是說服，接下來得循序漸進，進行第二步驟。「現在，得為你取個名字……」

好多年、好多年以後——

「相公，我不想走了，又餓又渴。」一名孕婦牽著一個男孩，一屁股坐在桃花樹旁的棚子下，對著她的丈夫撒潑，她不順心，連一旁的桃花樹都招她嫌，「這什麼桃花樹，明明已是花期了，連半朵花也沒開？」

這一家子本是有房有田、生活還過得去的人家，怎知家鄉遭了洪災，家裡的田產被洪水淹沒了不說，連住的地方也不能倖免。

洪水退去後，田產成了不能耕作的廢田，他們只得賣了地籌做旅費，要去依親。

「包袱裡不是還有幾顆饅頭？妳拿來吃吧。」

「我不要再吃饅頭了！我要吃包子、要吃肉！」

「孩子娘，妳再忍忍，這裡已經是長嶺縣城郊，下一個縣城就是晉泉縣了，我那對住在晉泉縣的叔公及孀婆年初喪子，我們是他們唯一的親人，只要到了晉泉縣，來日，他們的房產及田產都會是我們的，到時妳要什麼大魚大肉沒有？」

「我不管，我就是不想再吃一點味道都沒有的饅頭了，你不是說晉泉縣也在京城附近，我們進京去，一定有好吃好喝的。」

做丈夫的無奈，看了看四下又掂了掂懷裡的錢袋，倒了房子及成了廢田的兩塊地，當然賣不了好價錢，長途跋涉來到這裡，也不是不能進京去看一看，但出了長嶺縣後，京城與晉泉的方向一是往南一是往北，若去了京城再加上京城的開銷什麼都貴，不一定有足夠的盤纏前往晉泉縣。

做丈夫的四下張望，看見桃花樹旁是一座寺廟。

「孩子娘，我去寺裡跟他們要些齋飯，妳先將就一下，總比沒味道的饅頭好，吃完了我們再上路，到了晉泉縣，我保證叔公及孀婆會給我們一頓好吃好喝的。」

要不是看在那兩個老傢伙年歲已大，一腳都已經踩進棺材裡了，她絕不會同意跟著孩子爹長途跋涉，去晉泉縣依親。

但如今路都走了九成了，若放棄豈不是太傻了？最後，婦人只好應了。「好吧，你去要些齋飯。」

聽到妻子應了，做丈夫的鬆了口氣，連忙跑進了寺廟裡。

不久後，幾名小沙彌幫忙捧了幾碗飯菜來到桃花樹棚子下。

大老遠的，做丈夫的就看見妻子蹲在桃花樹下不知道在做什麼。

小沙彌看了仔細，這才發現她竟摘下一片生長在桃花樹下的靈芝就塞進口裡，還喃喃自語，「雞肉，好香的雞肉啊！」

做丈夫的此時才看清楚妻子手裡拿著的是雞肉，「孩子娘，那是靈芝不是雞肉，來，這裡有齋飯，妳不是餓了嗎？」

婦人聽到有飯吃，大口把靈芝吞下肚後，空出手來接下齋飯，但就在此時，婦人臉色大變，抱著腹部大喊起來，「好、好痛啊！孩子要出來了。」

頓時，眾人忙亂起來。

一個時辰後，那名婦人產下了一對龍鳳胎，男胎先天不足，一出生就是死胎，女胎十分健康，哭聲宏亮。

老住持覺得與那女嬰有緣，在聽見夫妻倆想將女兒隨意取個名字時，看見天上的朵朵白雲有如潮汐一般，便為女嬰取名雲汐，那對夫婦本就不在意要取什麼名字，既然住持開口了，便同意了。

# 第 1 章

十六年後—

一輛馬車徐行在通往京城的郊道上，馬車裡坐著的，乃是當朝國師墨無垢。  
墨無垢是一名仙人，卻在十八年前向皇帝自薦，允諾保皇朝二十年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

皇帝大喜，立刻封墨無垢為國師。

今日，墨無垢心血來潮，在回京的途中，突然要車夫停下馬車。

「國師，我們離京城還很遠，這裡又是荒郊野外的，前不巴村、後不著店。」

「誰說的，不是有間破廟嗎？」

車夫跳下馬車，取來墊腳凳方便國師走下馬車，見國師往破廟的方向走去，正要跟隨，國師卻揚起手制止。

「別跟來，待會兒不管聽到什麼都不要管，有名女子跑來，你就指著她往西方而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墨無垢的說法神祕，若換做他人定是一頭霧水，但這名車夫跟隨墨無垢多年，早知道他的脾性，當即乖乖應下。

破廟裡，幾名乞兒據地而居，角落一名女子瑟縮著，蔽體的只有單薄又染了髒汙的衣裳，一名女乞見她可憐，拿出了剛乞到的一個包子，分成兩半，推給了她。

「吃吧！」

「那妳呢？」

「我餓習慣了，倒是從妳這身衣裳看來，雖不是大富大貴，但應也是衣食不缺的人家，不知怎的落了難，想必是餓不得。」

「多謝。」女子接過了女乞給的包子，即便再餓也沒有狼吞虎嚥，仍舉止得宜。

女乞看了身後的男乞們一眼，欺近了女子的耳邊輕聲說：「吃完了快走，否則會有危險。」

女子看了看那些男乞，顧不得許多，把剩下的包子一口塞進嘴裡。

女乞笑了笑，拍了拍女子的肩道：「好了，快走。」

聚集在一起的幾名男乞打量起女子，幾個人互遞眼神，也不知道是誰先努了努下巴，幾個人都露出了淫惡的笑容，見女子站起身，他們連忙攔住了去路。

「別急著走，天快黑了，留一宿吧！」

女乞見狀走上前去，偎在了其中一名乞兒懷中，「頭兒，別這樣，我陪你好不好？」

乞丐頭兒一把推開了女乞，啐了一口，「老子玩膩了，現在，要嘗嘗別的女人的滋味。」

女子嚇得轉身要逃，卻被兩名乞丐扯住，硬拖了回來，用力的丟在乞丐頭兒的腳邊。

乞丐頭兒跨開雙腿，用雙手壓制住女子的雙手，將她制在了他的胯下，「妳以為把臉塗黑，老子就看不出來妳是個美人嗎？」

女乞跪在他們身邊，為女子求饒著，「頭兒，她連吃個包子都是大家閨秀的樣子，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子，你饒了她吧！」

「清清白白？老子要了妳之前，妳不也是清清白白的？」

「放開我！」女子大喊出聲，卻只換得乞丐們的得意大笑。

兩名乞丐把女乞拉了開來，乞丐頭兒欺身要親，被女子躲了開，此時，突然狂風大作，破廟門窗砰砰作響，吹刮起塵沙。

眾人抬起手遮眼，女子尋到機會，膝蓋一頂，乞丐頭兒搗著鼠蹊處痛得在地上打滾。此時，怪風驟止，女子見狀往破廟外跑了出去。

「快追啊！」

幾名乞丐回神要追，明明無風，破廟大門卻自行關闔，眾乞丐上前要開，兩扇大門倏地被異力推開，讓開門的乞丐應聲彈飛。

這一開一闔，那名女子早已趁隙跑得不知所蹤。

須臾，墨無垢回到了馬車旁，車夫服侍他上了馬車，才收起墊腳凳。

「國師，向東而去就有長嶺縣，向北而去是京城，為什麼國師偏要將她指向西方，向西而去，最近的村落都得走上十個日夜。」

「她往北而去，會遇上抓她的人馬，而我有私心，不能讓她向東前往長嶺。」

「這又是為什麼？」

「說了你也不明白，讓她無法前往長嶺，最心痛的人便是我啊！」

「國師……」

「好了，別說了，起程吧！」

車夫不敢多問，韁繩一揮，馬車又緩緩動了起來。

然而，連墨無垢也沒有算到的是，天意已定。

女子雖往西方而去，卻突然遭遇一陣怪風使她無法前行，原路回不去，迫使女子轉往北方而行。

兩年後—

法嚴寺旁的桃花樹在長嶺十分有名，除了因為不知它的年歲，更因為它已經數十年不曾開花，就像時間還停止在隆冬一般。

百年古剎法嚴寺在建寺之時這株桃花樹便存在了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，那芳草鮮美、落櫻繽紛的景致，總是吸引不少人前來賞花，寺方在建造法嚴寺時看這樹桃花開得美，便捨棄了刨除桃花樹在這裡蓋座亭子的想法，留下了桃花樹，並在桃花樹旁立了棚子設了奉茶，供香客及路人小憩。

誰也沒有發現桃花樹出了什麼問題，只知道有一日，一樹的桃花盡數凋零，隔年起，這株桃花樹便再也沒有開過花，這一過，就是數十年的年歲。

洛雲汐跟著義父洛成前往法嚴寺，是為了醫治寺旁的那株桃花樹。

洛雲汐兩年前因一個意外被花匠洛成所救，他們兩老年過半百膝下無一兒半女，便收留了無家可歸的她，留下她原來的名字跟了他們夫婦姓洛，洛雲汐就這麼在長嶺縣住了下來。

洛雲汐從小就愛養花養草，神奇的是，她自小種什麼花草都能活，也對培養新品種花卉十分有興趣，被洛成收留後，她在義父的園子裡工作更是如魚得水，也由洛成身上學得了更多花匠的知識。

法嚴寺外那株數十年未開花的桃花樹一直是長嶺縣的傳奇，所以一聽說寺方找了義父前往醫治桃花樹，洛雲汐立刻跟來。

法嚴寺的僧人早已在約定的時間等著他們，所以一見到他們便把他們帶到了桃花樹下。

洛雲汐咋舌看著這株桃花樹，瞧它粗壯的樹幹，這株桃花樹肯定至少有百年之齡。

「既是不能開花，貴寺又怎會留了這株桃花樹數十年之久？」洛成一見這株只長了稀疏的綠葉，明明是花期卻一個花苞也沒有的桃花樹，不免好奇的問。

「數十年前桃花樹不再開花卻還是留下的原因已不可考，但二十年前，住持的確想過刨除了這桃花樹。」

「那怎麼會又多留了二十年？」

「洛老可知道墨國師？」

「國師墨無垢誰人不知、誰人不曉？」

「二十年前，剛成為國師的墨仙人曾來過敝寺，保了這株桃花樹，希望敝寺能妥善照顧，並說二十年後他會派人前來移株，卻不想二十年還未到，桃花樹的枝葉便有枯黃之貌，敝寺才會請洛老前來醫治桃花樹。」

「我盡力便是，只是這桃花樹看來病得很重，若真醫治不了，還是刨除最好，不要再花費人力移株了。」

「總之，請洛老盡人事，聽天命便是。」

洛雲汐住在長嶺縣城郊已經兩年，卻從沒來見過這株桃花樹，來到此地，她竟是看著桃花樹發傻。

洛成與法嚴寺僧人了殊說完話一回頭，竟看見洛雲汐對著桃花樹流眼淚。

「雲汐，妳怎麼了？身子不舒服嗎？怎麼哭了？」

洛雲汐這才回過神，用手往臉上一抹，發現自己真的流下眼淚。

她是怎麼了？看著這株桃花樹，心頭竟有種熟悉感，還有一種聽了桃花樹可能被刨除的不捨及憂愁？

她輕輕撫摸著桃花樹樹幹，無以名狀的悲傷讓她不住地流淚。「義父，可否讓我來醫治這株桃花樹？」

了殊從方才就很好奇這名女子的身分，瞧她的眼神，似乎對這桃花樹有著萬分愛憐的情緒。

「這位是？」

洛成哂然一笑，他是個花匠，對於花草之事十分專注，一來到這裡便專心的審視桃花樹，都忘了該向寺方介紹洛雲汐。「這是小女雲汐，從小就對薔花養卉十分有興趣，師父可別小看她，或許真能治癒這株桃花樹也不一定。」

「洛老是向敝寺推薦洛姑娘嗎？」

「既然雲汐有興趣，她就會傾心盡力的醫治這桃花樹。」

「那就有勞洛姑娘了。」

寺方與洛成算是達成協議了，所以洛成及洛雲汐又留在桃花樹旁觀察桃花樹，商量醫治桃花樹的方法。

了殊因為看見了住持由寺裡走出來，便先一步迎上前去。

「了殊，那是花匠嗎？」

「是的，洛老就住在城郊，有一座很大的園子，城裡人說他是整個長嶺縣最有本事的花匠。」了殊躬身一應，會找花匠前來，便是依住持的交代。

「那名姑娘亦是花匠？」

「是！那姑娘是花匠洛成的女兒，名叫洛雲汐，將由她負責治桃花樹。」

「雲汐……那名姑娘名喚雲汐嗎？」

「是的！住持師父認識洛姑娘？」

住持看著遠方的洛雲汐，微微一笑，雖然這世上不免有同名的人，但住持仍想著，莫非這洛雲汐便是當年那名女嬰，而她與這桃花樹竟還有未竟的緣分？

「十八年前，我為一名女嬰取過名字，就是取名雲汐，只是，當年那女嬰並非姓洛，而這洛姓花匠也非當年女嬰的父親。」

「或許……是有什麼機緣吧。」

「或許吧。」住持沒有對此事多表好奇，出家人凡事隨緣，是與不是並不是那麼重要。

與義父商量出醫治桃花樹的方法後，洛雲汐看著樹下一株植物，大皺眉頭。「義父，你瞧這是靈芝嗎？」

洛成也趨近去看，發現的確是株靈芝。「看來是的，但這顏色……」

「與蕈菇相同，這靈芝多彩必有毒，而且靈芝依附桃花樹生存，由根部吸取了桃花樹的養分，此靈芝不可留。」

「今日順手先刨除了靈芝。」

「是。」

只是洛雲汐手上的工具剛碰上靈芝，突然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這一暈眩，讓洛雲汐不慎被手上的工具劃傷了自己的手。

正在談話的了殊及住持，見洛雲汐突然拿出工具蹲在桃花樹旁，先是不解，後才想起了什麼，立刻上前想要制止，兩人才剛走到桃花樹旁，就看見洛雲汐已經傷了手，鮮血不住的從她的傷口滴落，滴在了桃花樹樹根上。

「洛姑娘，請別刨除了這株靈芝，國師當年亦囑咐本寺要妥善照顧這株靈芝。」

「可靈芝多彩必有毒。」洛雲汐坦白直言。

「洛姑娘放心，這株靈芝無毒，只是天生異色，而且這靈芝似有靈性，每每有人想要刨除靈芝總會不慎傷了自己。」

「的確，我方才也不知怎麼傷著了。」

住持撫鬚，回憶起了十八年前的事，至今想起總還覺得當年的事似有玄機。「這靈芝在此已生長數十年了，除了十八年前曾有一名孕婦像是失魂一般剝下部分靈芝食用，倒沒有其他人能傷得了這靈芝一分一毫。」

「這靈芝這麼玄奇？」洛雲汐壓著手上的傷口，覺得稀奇的看著這靈芝，原先見靈芝生長得這麼碩大，怕會吸取了桃花樹的養分，沒想到這靈芝竟然已依附著桃花樹生長了數十年之久。

「就跟這桃花樹的故事一樣玄奇，洛姑娘受傷了，隨了殊入寺療傷吧！」住持交代了殊，要他帶著洛雲汐入內。

「有勞師父了。」

洛雲汐跟著了殊進入法嚴寺後，洛成對那靈芝還是十分好奇，他蹲下身子嘗試著拔除靈芝，卻見那靈芝根部依然緊緊攀附著桃花樹樹根，無法動它分毫。

「靈芝向來長在深山人煙罕至的地方，在這樣的地方能有靈芝已屬稀奇，竟還拔除不了。」

「與這桃花樹有關的，一直都十分玄奇。」

「的確如此，若不是這桃花樹玄奇，我家那丫頭也不會一聽到就要隨我而來。」

「洛姑娘真有信心能治好這桃花樹？」

洛成以為住持是因為不放心，再次做了保證，「雲汐那丫頭聰慧，只用兩年就盡得我的真傳，住持放心。」

「只學了兩年？不是說洛姑娘自小就喜歡蒔花養卉嗎？」

「雲汐是我的義女，兩年前發生了意外被我所救，因為我們夫妻沒有孩子，她這才改了姓做我們的義女。」

「洛姑娘原先是不是來自晉泉縣？」

一聽住持這麼說，洛成警戒了起來，雖然不覺得眼前這位出家人會有惡意，但他還是決定不透露太多。「雲汐那丫頭早沒了親人，多年來流離失所，既然被我所救，這裡就是她的家鄉，她就是長嶺縣人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聽到這裡，住持雖明知洛成是防著他沒說實話，但也沒再多言，心裡更確定洛雲汐便是當年的女嬰。

然而誰也沒看見，方才洛雲汐鮮血滴落的地方早已不留痕跡，好似桃花樹根盡數吸去了一般。

此時，一陣輕風緩緩拂過枝椏，好似桃花樹有了生命，緩緩顫動著一般……

那一夜響了春雷，下起了滂沱大雨，洛雲汐一整夜都聽著外頭的雨聲，擔心著桃花樹的安危，不知怎麼，總有不祥的預感。

於是，洛雲汐沒吵醒義父義母，自己提了盞燈、拿了把傘就往法嚴寺走去，一來到桃花樹前，果然看見了被雷劈中的桃花樹。

洛雲汐心疼的看著桃花樹，所幸劈中的只有枝椏，樹幹還算完好，應該不至於滅了桃花樹的生機，她這才放心，順手想折下已然焦黑的桃花樹枝。

「不許碰！」

突來的喝止聲讓洛雲汐嚇了一跳，拿起提燈想看清來人，卻不知為何，看見了眼前的白衣男子，她的心倏地揪痛了起來，疼得讓她捧著心，流下眼淚。

男子乍見洛雲汐，腦海中浮現了由模糊到清晰的畫面，那是眼前這名女子撐著羸弱的身子，對他許諾的畫面—

「來世，我會來找你，陪伴你，永不分離。」

男子的眼眶蓄滿了淚水，那是感受到分離的悲傷，亦是重逢的喜悅，他大步走上前，緊緊的擁住了洛雲汐。

洛雲汐被擁住的那一刻，像是感受一股滔天的悲傷一般，她揪著心，哭出了聲音。

「不要哭，我在這裡。」

男子的聲音喚回了洛雲汐的神智，她猛地推開他，抹去了眼淚。

「你是哪裡來的登徒子，竟然抱著我？」

白衣男子想回答，卻在開口時發現自己答不出來，他……竟然不記得自己的名字！

可他記不得自己的名字，為何記得眼前的女子，覺得她就是自己前世的戀人？

「怎麼了？說不出話來了？」

洛雲汐盯著這名男子看，看見他被雨淋得狼狽，卻難掩他的美貌。

是！是美貌，洛雲汐從不知道自己竟會用「美」來形容一個男人，一雙秀氣的眉像是想著什麼艱難的問題一般攏著，長而濃密的睫毛下，一雙宛若星辰的璨眸如今漾著可憐無助的眼神，雖然他方才擁住了她，但看著他無助的眼神，她卻無法因為他的輕薄而對他生氣。

「你為何要我不許碰這桃花樹？下這麼大的雨，你又為何沒有持傘站在這裡？」

「若我說我們前世是戀人，妳相信嗎？」

「前世戀人？」這男子長得再美，但突然說自己是他的戀人，洛雲汐開心不起來，反而狐疑的看著他，「這怎麼可能？你記得前世嗎？」

「我……不記得，只是有這個感覺……」

「感覺」他們前世是戀人，這人是傻的嗎？

「你到底是誰？鬼鬼祟祟的。」

「我……不記得了。」白衣男子失落的跌坐在桃花樹旁，他什麼也不記得了，卻只記得眼前的女子，但她卻用冷漠的眼神望著他。

白衣男子仰望著天，漆黑的夜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冷冽的雨水撒落在他的臉上，他空茫的腦子裡只剩虛無，就像是身處在一場惡夢裡，然而這惡夢卻是連這場滂沱大雨也澆不醒。

怎麼會有人不記得自己的名字？洛雲汐是可以不理會他，但下著這麼大的雨，她卻無法狠下心來。

「這麼晚了，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？」

「妳呢？為何這麼晚了還在這裡？」

是她先問的，他不回答就算了，居然還反問她？洛雲汐決定不理會他，逕自探視起桃花樹來，直至感覺到有人拉了拉她的衣襬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」白衣男子不離開也不躲雨，好像賴定了她一般。

「我是花匠，正在診視這株桃花樹。」洛雲汐邊說，邊折下一截已被雷劈黑的桃枝。

想不到白衣男子突然一喊，「痛！妳做什麼折桃枝？」

「這桃枝被雷劈黑了，我正在折去壞的枝樞，倒是我折的是桃枝，你痛什麼？」

「我、我也不清楚，總之，我就是不想看這桃枝被折。」

哪裡來莫名其妙的人。洛雲汐出聲趕他，「去去去！別防礙我做事，你趕快去躲雨。」



「我……我失憶了，除了留在桃花樹旁，我不知道我還能去哪裡。」

「啥？失憶？你從失憶後就一直留在桃花樹旁？我早上來時分明不見桃花樹旁有人，你哪時失憶的？」

「就剛剛……我一睜眼，就看見妳了。」

「你以為我會相信你說的話？莫名其妙。」

明明有著一張比女子還傾國傾城的容貌，卻是個瘋子。洛雲汐不想理會他，照顧桃花樹要緊，她又折下了一截桃枝。

這回，那男子沒有出聲抗議，因為他就這麼直直的倒在了洛雲汐的眼前。

「玄朗，我為你取名墨玄朗……」

「為啥我得跟著你姓？」

「你對別人明明那麼溫文和善，總不能我已經知道了你的真面目，你就對我這麼差吧！」

「你管不著！總之你又不是我的誰，我不想跟著你姓。」

「我做你師父好不好？」

「你的年紀還不足我的一半，憑什麼做我的師父？」

「我偏要這麼叫你，墨玄朗、墨玄朗、墨玄朗！」

是夢嗎？還是記憶？玄朗緩緩的清醒過來，終於記起了自己的名字。

他叫玄朗，儘管他不想姓墨，但他接受了那個名字——玄朗，玄朗是他的名字。

一睜眼，玄朗看見了眼前女子，似十分擔憂的看著他，他不假思索就由口中吐出一個名字，「青琉……」

洛雲汐真的覺得古怪極了，先別說這個長得如此貌美的男子第一眼看見她竟把她當成他的戀人，明明他的夢囈裡喊著的都是玄朗這個名字，怎麼一醒來卻喊青琉？

「玄朗是誰？青琉又是誰？」洛雲汐實在太好奇了，沒問他是不是好些了，劈頭就先問了這兩個名字。

玄朗動了動身子，在洛雲汐的協助下坐落在床頭，房外正響起鐘聲。

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玄朗對這鐘聲有種熟悉又厭惡的感覺，好似他十分討厭這個聲音，但過去總被迫聽著這鐘聲。

「你人在法嚴寺的禪房，這是寺廟的鐘聲。」

「寺廟的鐘聲？」到底是他人在寺廟中令他討厭，還是這鐘聲擾人更令他厭惡？

但洛雲汐顯然誤解了他的話，「怎麼？你沒聽過寺廟的鐘聲？『朝鐘暮鼓』沒聽過嗎？」

玄朗覺得挫折，為什麼他明明什麼也不記得，卻覺得自己對眼前的女子有著依戀，而且肯定她前世是他的戀人？

「你還沒回答我，為什麼對著我喊青琉？」

「青琉是妳前世的的名字。」

洛雲汐睨了玄朗一眼，男子對她獻殷勤她不是沒遇見過，但像他這樣直接說她是他的戀人的人還是第一個。

「我不信什麼前世，更何況你這個今世什麼都不記得的人卻記得前世，你不覺得很奇怪嗎？」

她的無情回應令玄朗深感挫折，若連失憶的他都能記得她應是他前世的戀人，為什麼她對他卻沒有一點點的感覺，也不若他這般悲傷？至少也該存有一些對他這等容貌的悸動吧！

悸動？是的，洛雲汐的心悸動了，在看見玄朗這楚楚可憐的表情時悸動了。

洛雲汐因為他眸中的依戀而心軟，不是因為她相信自己是前世的情人，只是被他的眼神所感動。

「罷了，我對你似乎太兇了，既然你醒了，我看你也沒什麼大問題，我就放心的把你留在法嚴寺了。」

什麼？把他留在法嚴寺？這可不行！

先不論玄朗不想被丟在寺廟裡，他更不想離開她。

雖然他人才剛醒，但他很快反應過來，捧著胸口，突然咳嗽起來。

洛雲汐見他突然狂咳起來，立刻倒了杯茶，送到了玄朗手上。

「來，這茶是我讓小師父送進來的，還是溫的，就是想著讓你醒來時喝。」

「多謝姑娘。」玄朗接過了茶杯，輕啜一口，這才又問她，「我人在哪裡？法嚴寺又是哪裡？我是和尚嗎？」

洛雲汐見男子問她話的傻樣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她執起他一撮髮絲，說道：「你見過留頭髮的和尚嗎？」

「原來我不是和尚，那我為什麼要留在法嚴寺裡？」

「法嚴寺的師父昨天已經請了大夫來看過你了，你受了風寒，身子虛弱，要暫時好好調養幾天，法嚴寺為你準備了一間禪房讓你居住。至於你失憶的事，大夫說待你身子好些，再做徹底的診治。」

看來她不像是個冷漠無情之人，這倒給了玄朗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。他突然蹙眉，又背過身子咳了起來。

洛雲汐見狀不禁擔憂，怎麼他一醒來咳得這麼嚴重？昨夜明明睡得很安穩。

感覺到洛雲汐拍著他的背，玄朗嘴角偷偷露出一抹笑，止了咳嗽聲後他坐直身子，輕輕扶住了洛雲汐的肩頭推開她，「風寒是會傳染的，姑娘還是離我遠些。」他剛推開了她一些，整個人似頭暈般的倒回床上，手中的茶杯也滑落了。

洛雲汐急忙接住茶杯，杯中未喝完的茶水灑了一地，就見倒回床上的玄朗轉了個身背對她，又咳了起來。

這男的是貓來投胎轉世的嗎？不理他的時候老纏著人，一開始關心他卻被他推開。

他人好好的她可以不管，但見他病得連杯水都拿不好，她無法就這麼把他丟在這裡不管他。

「喂，你還好吧？」

「我不叫『喂』，昨夜夢中我想起了我的名字，有人喚我玄朗。」

「玄朗？姓什麼？」

玄朗沉默了一小會兒，才幽幽的說：「不記得了。」

「真是，我怎麼突然傻了，你都說你失憶了。都是你，一直說前世，我被你擾得都忘了。」

「不！不是姑娘的錯，是我，我應該一醒過來就告訴姑娘我的名字。姑娘，我為我昨夜對姑娘的輕薄致歉，前世的事，我也不再說了。」

洛雲汐聽得出來他聲音裡的落寞，一聽他這麼老實的道歉，她反倒覺得過意不去。

「我想……那或許不是你前世的記憶，而是你失憶之前有一名戀人，名為青琉。」

「或許。」玄朗這麼回答是因為明白洛雲汐不會信他，不願再強迫她接受，他很清楚青琉不是他失憶前的戀人，因為他清楚的看見了青琉的臉，那是一張和她生得一模一樣的臉，若是他因為失憶忘了青琉，難道她也失憶了？

「噯，玄朗，你想知道我的名字嗎？」

「想。」

剛剛還想著推開她，一聽見她這麼說，玄朗馬上露出了渴盼的眼神，洛雲汐嫣然一笑，笑玄朗這可愛又可憐的模樣。

罷了，就看他這模樣的分上，忘了他之前說的莫名其妙的話，重新看待他吧。

洛雲汐心想，自己一定長得和那位青琉姑娘相似，所以讓失憶的玄朗誤認了，也因為他失憶了，見到一個和自己記憶中的戀人相似的她，就像在汪洋中尋著了浮木一般，才會緊抓著她不放。

「我的名字叫做洛雲汐，你的身子還好吧？」

「好多了。」

「我看我多陪你一天好了，至少到你下得了床……」

洛雲汐看玄朗的神情明顯十分欣喜，但嘴角的笑才揚起一半，就又立刻收斂了。

「不……不麻煩姑娘了，我什麼也不記得是個麻煩，而且又病了，花匠的工作不輕鬆，連妳也病了就不好了。」

洛雲汐既然下定決心要幫他，當然就不會覺得麻煩。她也不急著要玄朗接受她的好意，「你就這麼躺著也好不了，我去跟小師父要些清粥小菜，先讓你填飽肚子，你等著。」

「我不覺得餓……」

「你不餓？你已經睡了一夜，現在都近午時了，你不用吃飯嗎？」

「倒不是不用吃飯，只是覺得我不需要常常進食……」

「不需要常常進食？」洛雲汐聽了啼笑皆非，「你是妖怪還是仙？哪有不需進食的，你不把肚子填飽就養不好身子。」

「我……覺得我養身子好似不是靠進食。」

「玄朗，就算是像白娘子有千年道行，她也是會生病、會醉酒、甚至會因為雄黃而現形，就算你是妖怪，你以為不醫治，病就會自己好嗎？」

「白娘子？她是誰？」

跟一個失憶的人說這麼多她也是傻了，她決定不理他，硬逼他吃下去就是了。「你乖乖在這裡等我便是。」

洛雲汐話才剛說完，便轉身往房外走去。

玄朗仍是一頭霧水，她還沒回答他，到底誰是白娘子啊？

不過見洛雲汐對他不再是一臉的冷淡無情，還關心他會餓肚子，玄朗的臉上露出了一抹笑，安安穩穩的躺在床上，哪裡還有剛剛狂咳不止的模樣。

## 第 2 章

洛成及妻子楊素錦，兩人一大早沒在洛雲汐的房裡看到她，找了整個屋子又找了園子都不見她的人影，兩老都擔心不已。

楊素錦說床是冷的，義女好像昨夜就不在了，著急地說昨夜下著雷雨義女能去哪裡，這才讓洛成想起洛雲汐很關心法嚴寺外的那株桃花樹，肯定是昨晚下了雷雨，她不放心去了法嚴寺了。

洛成要妻子留在家裡等，免得和義女錯過，他一個人尋去了法嚴寺。

來到法嚴寺，女兒是找到了，但洛成跟著指路的小沙彌來到禪房，卻看見洛雲汐殷勤的餵一名男子喝粥。

至少找到人了，洛成鬆了口氣，他走進禪房裡，像看著稀奇事物般盯著兩人。

洛成收留雲汐兩年，她待人不至於高不可攀，可絕對是客氣又生疏的，雖然雲汐自己不覺得，但她的確是一個貌美的女子，所以這兩年來上門說媒的媒婆不少，也不是洛成剛收了義女不想讓她出嫁，而是雲汐全都拒絕了。

可以說除了他這個義父以外，就沒見雲汐親近過其他男人，如今，洛成卻看見她對一個男子這麼親切，有說有笑，還餵對方喝粥，這絕對是件稀罕事。

洛成走上前，想看看這名男子是何方神聖竟能有這種本事，沒想到一走近，連他也看傻了眼。

這男子生得眉清目秀、唇紅齒白，偶爾響起幾聲咳嗽，簡直像個病美人，別說雲汐這樣的女孩子，連他這個大男人都被吸引住目光。

是洛雲汐先發現洛成到來，她放下碗，起身對洛成福了個身，「義父定是見雲汐徹夜未歸，著急地來尋雲汐的吧！雲汐有事擔攔，讓義父擔心了。」

「是為了這位公子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玄朗聽見洛雲汐因為他讓家人擔心了，連忙想下床行禮致意，是洛成先一步攔住了他，推他靠坐回去。

洛成在桌邊的凳子上坐了下來，聽洛雲汐解釋遇上玄朗的事，雖然對於玄朗失憶的事覺得麻煩，畢竟照顧一個來路不明的人會有風險，但看玄朗的模樣，也實在不像什麼大奸大惡之人，不知道是哪裡的貴公子，出了意外才失憶。

「所以玄朗沒有昨夜之前的記憶？」

玄朗搖了搖頭，又是一臉掩不住的落寞神情，看得洛成也於心不忍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還得找個地方收留你，好好讓大夫看看你才行。」

似是知道了洛成連著兩天都來到寺裡，而洛雲汐又在寺外撿了個人，法嚴寺住持也來到了禪房。

他一來，正聽見洛成提起要安置玄朗的事。

住持說來也是位高僧，大多數人見到住持都恭敬無比，但玄朗一見到住持，卻是皺起眉頭。

看來，他不只討厭寺廟，還很討厭和尚。玄朗做下了這麼一個結論。洛雲汐既然撿了他就得負責到底，絕對不能把他留在這寺廟裡自生自滅。

「洛施主不必擔心，這位施主既然是在寺外遇見的，寺方自然能為他留一間禪房暫居，他是在這裡失去蹤跡，他的家人勢必會到附近來尋他才是。」

玄朗聞言，輕咳了兩聲才開口，「既然住持肯收留我，在下感激不盡，洛老，這下你大可放心了。」

洛雲汐一開始對玄朗存著懷疑，可後來玄朗對自己輕薄的舉動表示了歉意後，洛雲汐反而自責起自己沒有同情心，再加上餵玄朗喝粥的時候他問起她的工作，她約略說了花匠的工作後，他聽著不但覺得有趣，她甚至覺得玄朗應該也是一個很喜歡植物的人。

過去她認識的人，除了義父義母外，都對薔花養卉沒有興趣，所以她根本找不到同好。

或許是玄朗專心聽她說著過去其他人覺得無趣的話題，讓她感到了認同感，所以對玄朗，她心中多了一些不忍，想著他失憶了、病著，不禁擔心起他來。「你一個人住在禪房，能好好養病嗎？」

「寺裡環境清幽，平常沒人打擾，吃的又是素齋，十分清淡，不正適合養病嗎？」

洛成聽了不免皺起眉頭，雖然雲汐有心想照顧玄朗，但玄朗看來是不好意思再麻煩她。

他說在此沒人打擾、環境清幽是沒錯，但那也代表了沒人可以照顧他；吃的清淡沒錯，但若是他家那婆子聽了，一定會用她的大嗓門喊著「不行！病了就得燉些雞湯補補，才好得快」之類的話。

「玄朗，我看這寺裡畢竟是清修之地，很難特別照顧你，既然你碰到了雲汐，也算你們有緣，若你不嫌棄我那宅子簡陋，還有空房可以讓你暫住一陣子，若你的家人真到法嚴寺來尋人，再指路到我家去便成。」

「我怎會嫌洛老的宅子，是不想麻煩你們，說來我也不打算太麻煩寺裡的師父，只要我的風寒好些，就會離開了。」

一聽到玄朗風寒好了就要走，洛成更是大皺眉頭。

無家可歸的他何去何從？往郊外去，萬一遇上打劫的盜匪可怎麼辦？玄朗生得細皮嫩肉，搞不好會被盜匪頭子綁去做什麼押寨夫人。

若玄朗決定進城，進城是不用擔心盜匪，但若身上的銀子用盡了還沒想起自己的身分，到時流落街頭怎麼辦？

「你要往哪裡去？進城裡？住客棧？你身上的銀子能住幾天客棧？」

說到銀子，玄朗一臉赧色，好似這才想起他身上根本沒錢。

洛成由玄朗的臉色便看出了他的窘境。「沒銀子？這可不行，你若覺得會麻煩我們……大不了等你風寒好了，在我園子裡幹活換工錢，抵你的吃住不就好了。」洛成倒也不是真想向玄朗收吃住的費用，只是覺得這麼說應該可以讓玄朗釋懷，安心住下來。

玄朗本就不想留在法嚴寺，一聽洛成話都說到這分上了，自然立刻同意。

玄朗原本略顯憂愁的臉，聽了洛成的提議後，像是解決一件令他十分煩惱的大事般，笑逐顏開的對洛成道了謝。

怎知玄朗這一笑，竟讓人有種如沐春風之感，洛成及洛雲汐皆看著玄朗的笑容看呆了。

怎麼有男子可以笑得這麼美，美得不可方物啊！

有別於洛成父女倆的呆滯神情，住持卻是一臉平常，還因為玄朗的笑容起了疑思。

他記得小時候好似曾聽師父提到過，師父也曾見過一個男子，據說有著能迷惑人心的笑容，除了修道已久的僧人，有時連心性不定的小沙彌也會被迷了心智。

但師父圓寂已經數十載，當年的那名男子自然不可能是玄朗才是。

住持這才釋疑，想想玄朗生得這容貌，笑起來自然勾人。「既然施主已經有了去處，本寺也不強留。若施主的家人尋來，本寺自會告知施主的去處。」

「那就有勞住持了。」

「貧僧先告退，洛施主離開之時，告知寺裡的沙彌一聲便可。」

住持說完後就離開了禪房。

洛成直到住持與他說話時才清醒了過來一般，察覺自己直盯著玄朗猛看，覺得不好意思，他紅著臉說：「我看玄朗現在也走不了，我先回去一趟把家裡那運貨的驢車趕來，讓玄朗坐車回去，順便也告訴妳義母把空房打掃一下，雲汐妳就再陪玄朗一會兒，讓他把粥喝完。」

「好的，義父。」

一等洛成離開，洛雲汐又坐回床邊，端著粥又餵起玄朗，直到把粥喝光。

不過這一回洛雲汐別說跟玄朗說話了，就連看都沒看玄朗一眼。

「洛姑娘，妳怎麼了？」似是感覺到了洛雲汐的疏離感，玄朗不解的問。

「沒、沒什麼。」洛雲汐發現自己竟盯著玄朗的笑臉看，而且看到出神，好不容易回了神，哪裡還有臉再面對玄朗。

「不是沒什麼，是洛姑娘不想我住到洛家去吧！莫非洛姑娘還因為我昨夜的輕薄之舉防著我？是我的錯，冒犯了洛姑娘，若洛姑娘不喜歡我，等等我再與洛老說清楚便是。」

「不是，不是這樣的！」洛雲汐急忙解釋，一抬頭果然看見玄朗那落寞的神情，要不是他是男子，都可以用楚楚可憐來形容他現在的模樣了。

「我知道洛姑娘心地好，不忍心說話指責我……」

「好了，你別多想！我沒想防你，我只是因為自己被你的笑容迷住，覺得難為情罷了。」不想他誤會，洛雲汐一時心急，沒空顧及難為情，把自己不看他、不說話的原因給說了出來。

聽見是這個原因，玄朗又露出粲笑。

這一回，洛雲汐又被迷住了，直到玄朗開口回了一句—

「我也喜歡洛姑娘妳身上好聞的香氣，好像聞著聞著身體的不適都能緩解一般。」

聞言，洛雲汐收起呆傻的表情，抬起手低頭用力嗅聞了好幾口氣，她一不用香料、二不簪花，身上怎麼可能有香氣？

「我身上有香氣？你還是第一個這麼對我說的。」

「沒人這麼說過嗎？明明有著好聞的香氣啊！」

洛雲汐再嗅聞了好幾口氣，真的沒有聞到一點點味道，最後她想，可能是自己整天與那些花草為伍，身上沾了淡淡的花香，而剛好玄朗的嗅覺很靈敏的緣故吧！

「很抱歉，昨夜跟今天對你太兇了，才讓你誤會，你放心的到我義父家住下，我們都很歡迎你。」

「妳怎麼說得好像自己不住在妳義父家一般？」

「我是住那裡，但我也被義父收留的。」

「收留？」

「兩年前我離家出走後出了意外，被義父所救，義父義母見我無家可歸，這才收留了我。」

雖然玄朗很想問清楚洛雲汐為何原因離家出走，但他知道他們兩人還算不上熟識，若他一時不知分寸多問了，或許會讓洛雲汐重新又起了防備之心，他只得暫且壓下疑問。

認識久了，到時，會有機會再問清楚。